

#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

之八

主编 倚天

辽宁大学出版社



# 名家描写精华

姿容卷·之八

易倚天 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

## 名家描写精华

倚天 主编

---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浙江印刷集团杭新印刷厂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5 字数：440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套

---

责任编辑：言之

封面设计：邹本忠

责任校对：钟辛

---

**ISBN7-5610-3468-7/I·365**

**全套定价（40册）：300.00元**

## 《名家描写精华》编委会

主 编 倚 天  
编 委 夏勇斌 陈文君 叶世斌  
陈亚琴 陈 静 陈仙君  
舒迪波 章江龙 高 明

# 序

倚天

《名家描写精华》是专为广大莘莘学子编写的一部文学工具书。我们分门别类摘录古今中外文学大师经典著作中的精华文字编辑成书。全书分为风景、风物、众生、心理、性情、妙论、女性、姿容八大系列。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文学大师笔下优美秀丽的自然风景，奇特感人的风物风情，包罗万象的众生大观，复杂多变的心理世界，振聋发聩的人生妙论，千姿百态的肖像姿容……细细读来，令人不觉舌底生津、荡气回肠。的确，古今中外文学大师们的作品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无于伦比的瑰宝。我们编写这套书，希望能对中小学生学习朋友提高文学修养和写作水平有所裨益。

## 坚 强

身体的坚强和神经的坚强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女子的神经大概更富于弹性，构造也更坚固，要是这样的话，它就应该能够比较容易和坚强地忍受各种震动和痛苦的感情。而实际上我们却看到了许许多多相反的例子。男人容易忍受的事情，在女子总是感觉痛苦。人们还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历史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现象跟我们从身体结构本身所应当得出的结论不符。可是其中有一个原因很明显，它甚至贯穿了一切历史现象和我们目前的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那便是成见的力量、恶劣的习惯、毫无根据的希望、毫无根据的恐惧。假如一个人尽想着“我办不到”，他果然就会办不到。人们老对妇女说：“你们真脆弱，”于是她们也就感觉自己脆弱，并且果然变得脆弱了。你知道这样的例子：完全健康的人，只因为尽想着“我一定会衰弱下来，我一定会死”而变得极度衰弱，不久果然死了。还有些例子更是牵涉到广大的群众、各种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一部战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证。中世纪的时候，步兵总以为自己无法对抗骑兵，于是它果然无法对抗了。整军整军的步兵像一群绵羊似的，被几百名骑兵赶得四处逃散；这情形一直继续到英国步兵登上大陆时为止；英国步兵全是些要强的、有独立精神的小地主，他们可没有这种恐惧，他们一向不在任何人面前不战而降，他们没有那样的成见，认为他们应该见着骑兵就逃；这批人一来到法国，每次交锋，连数量上占压倒优势的骑兵也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你知道，法国骑兵军在克勒西、波瓦吉和阿

然古都吃过些著名的败仗，对手便是这批数目不多的英国步兵。当瑞士步兵想到他们完全不必认为自己比封建骑兵弱小的时候，同样的历史又重演了。奥地利骑兵和人数更多的白根第骑兵先后跟他们交锋，都吃了败仗；后来所有其他的骑兵屡次企图跟他们作战，也总是被打得落花流水。这时大家才明白：“原来步兵比骑兵还强，”——当然还强；可是足足有好几个世纪，步兵都比骑兵弱得多，唯一的原因就是它自己认为自己弱。

〔俄〕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

林红美丽的大眼睛在薄暗的囚房里闪着熠熠耀人的光辉，多么明亮、多么热烈呵。她不像在谈死——在谈她生命中的最后时刻，而仿佛是个令人快乐、令人兴奋和最有意思的事使她激动着。她疲惫地闭着眼睛喘了几口气休息了一会，忽然又睁开那热情的大眼睛问道静：“林，你保证能够把我的话带给组织吗？”

道静不能再说一句话。她流着泪使劲点着头。然后伸过双手紧握林红雪白的手指，久久不动地凝视着那个大理石雕塑的绝美的面庞。……她的血液好像凝滞不流了，这时只有一个朦胧的梦幻似的意象浮在她脑际：

“这样的人也会死吗？……”

夜晚，临睡觉时，林红脱下穿在身上的一件玫瑰色的毛背心递给道静：

“小林，你身体很坏，把这件背心穿在身上吧。”她又拿着枕边一把从上海带来的化学梳子对小俞笑笑：“小妹妹，你喜欢这把梳子吗？我想送给你留作纪念。”

小俞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不妙，她和道静两个同时哭了。夜

是这样黑暗、阴沉，似乎要起暴风雨。多么难捱的漫漫长夜呵！

夜半时分，铁门开了。林红被用一扇门板抬了出去。临出门口，她在门板上向两个难友伸出手来，虽然握不到她们的手，却频频热情地说：

“告别啦！小妹妹们！好好保重！”

门板刚刚抬出囚房，一阵急雨似的声音，猛然激荡在黑暗的监狱的屋顶，激荡在整个监狱的夜空：

“打倒反动的国民党！”

“中国共产党万岁！”

“共产主义是不可战胜的！”

“同志们，为我们报仇呀！”

#### 杨沫《青春之歌》

我怀着一颗赤裸的心在生活卑鄙的仇恨和污秽中行走，宛如走在尖利的钉子和碎玻璃碴上。有时，我觉得我是在第二次生活，从前，我一度生活过，我了解一切，我无所期待，我再也看不到任何新事物。

然而，我还是想生活下去，看一看纯洁、美好的东西：正如世界优秀作家的书上所讲的，它是存在的，所以，我应该去寻找它。

当生活像一片经过火灾的旧废墟一样肮脏难看的时候，只得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意志、自己的想象力去清扫它，修饰它，——这就是我最终得出的结论。

#### 〔苏〕高尔基《英雄》

最坚强的心，也许是最脆弱的心。对于在各种逆境中备受作践、蹂躏、摧残……从而变得残酷、冷漠的心来说，再



没有比“温暖”这种东西更强大、更能征服它的力量了。因为他得到的太少、失去的太多，一旦得到，就很懂得珍惜。

张洁《沉重的翅膀》

## 倔 强

吴荪甫的脸色眼光也不同；现在是冷冷的坚定的，却是比生气咆哮的时候更可怕。从这脸色，从这眼光，屠维岳看出他自己将有怎样的结果，然而他并不惧怕。他是聪明能干，又有胆量；但他又是倔强。“敬业乐业”的心思，他未始没有；但强要他学莫干丞那班人的方法博取这位严厉的老板的欢心，那他就不能。他微笑地站着，镇静地等候吴荪甫的最后措置。

死样的沉默压在这书房里。吴荪甫伸手要去按墙上的电铃钮了，屠维岳的命运显然在这一按中就要决定了；但就在刚要碰到那电铃时，吴荪甫的手忽又缩回来，转脸对着屠维岳目不转睛的瞧。机警、镇定、胆量，都摆出在这青年人的脸上。只是调度得当，这样的青年人很可以办点事；吴荪甫觉得他厂里的许多职员似乎都赶不上眼前这屠维岳。但是这个青年人可靠么？这年头儿，愈是能干愈是有魄力有胆气的青年人都有些不稳的思想。这一点却不是一眼看得出来的。吴荪甫沉吟又沉吟，终于坐在椅子上了，脸色也不像刚才那样可怕了，但仍是严厉地对着屠维岳喝道：

“你的行为，简直是主使工人们捣乱！”

“三先生应该明白，这不是什么人主使得了的事！”

“你煽动工潮！”

吴荪甫又是声色俱厉了。

没有回答，屠维岳把胸脯更挺得直些，微微冷笑。

“你冷笑什么？”

“我冷笑了么？——如果我冷笑，那是因为我想来三先生不应该不明白：无论什么人总是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比较好！这就是顶厉害的煽动力量！”

“咄！废话！工人比你明白，工人们知道顾全大局，知道劳资协调；昨天我到厂里对她们解释，不是风潮就平静了许多么？工会不是很拥护我的主张，正在竭力设法解决么？我也知道工人中间难免有危险分子，——有人在那里鼓动煽惑，他们嘴里说替工人谋利益，实际是打破工人饭碗，我这里都有调查，都有详细报告。我也很知道这班人也受人愚弄，误入歧途，我是主张和平的，我不喜欢用高压手段，但我在厂里好比是一家之主，我不能容忍那种害群之马。我只好把这种人的罪恶揭露出来，让工人们自己明白，自己起来对付这种害群之马！——”

“三先生两次叫我来，就为的要把这番话对我说么？”

在吴荪甫的谈锋略一顿挫的时候，屠维岳就冷冷地反问，他的脸上依然没有流露任何喜惧的表情。

茅盾《子夜》

还有一回，张爷爷的“倔”脾气表现得更厉害，那天下午，张爷爷从鱼塘回来，刚进院门，一个手提公文包的干部就迎了上去：“哎呀，老革命，我等你多时了。”张爷爷一愣，不知道这个是谁，更不知来干什么。只听这人自我介绍道：“我是刚调来的公社秘书，也姓张，三百年前咱们就是一家人呢。哈哈！”张爷爷随手拖过一个条凳，请来人坐下，自己蹲

在地上，取出烟荷包，开始裹烟。那公社秘书自己点着一根香烟，然后说明来意：

“老革命，有点事，你可要带个头呀！公社明天召开经验交流会，地区、县上都有人来参加。为了把会议生活办得好些，公社想动员冒尖户做点贡献，出钱出物都可以。听说你养的鱼多，百八十斤不成问题吧？这也是表示你的心意嘛！”

“什么，要鱼？”张爷爷胡须一翘，倔劲儿上来了，“没那么便宜！”“咳，这是要你做贡献……”

“贡献？哪有这种贡献法？今天这个开口三五斤，明天那个开口八九斤，眼下你一开口又是百八十斤，你们连我老头子都不放过，还执行不执行党的政策，还让不让农民富起来？”

“怎么不执行政策？公社有困难，你应该做贡献。再说，这也是为了大家的荣誉……”

“荣誉？”倔爷爷的胡须越翘越高，嗓门也越来越大，院门外吸引来许多看热闹的人。”开会生活办好了就是荣誉啦！说假话办假事就荣誉啦？白吃白拿老头子的鱼就荣誉啦？”

“算了，算了。你这倔老头太不近人情了！”公社秘书气得脸色煞白，夹起公文包，推开人群，怒气冲冲地走了。

### 刘瑾《倔爷爷的二三事》

丘处机回想当年传授杨康武功，却任由他在王府中养尊处优，终于铸成大错，心想：“自来严师出高弟，棒头出孝子。这次对过儿须得严加管教，方不致重蹈他父覆辙。”当下将杨过叫来，疾言厉色的教诲一顿，嘱他刻苦耐劳，事事听师父教训，不可有丝毫怠忽。

杨过留在终南山上，本已老大不愿，此时没来由的受了一场责骂，心中悲愤难言，当时忍着眼泪答应了，待得丘处

机走开，不禁放声大哭。忽然背后一人冷冷的道：“怎么？祖师爷说错了你么？”

杨过一惊，止哭回头，只见背后站着的正是师父赵志敬，忙垂手道：“不是。”赵志敬道：“那你为什么哭泣？”杨过道：“弟子想起郭伯伯，心中难过。”赵志敬明明听得丘师伯厉声教训，他却推说为了思念郭靖，甚是不悦，心想：“这孩子小小年纪就已如此狡猾，若不重重责打，大了如何能改？”沉着脸喝道：“你胆敢对师父说谎？”

杨过眼见全真教群道给郭靖打得落花流水，又见丘处机等被霍都一班妖邪逼得手忙脚乱，全赖郭靖救援，心中认定这些道士武功全都平常。他对丘处机尚且毫不佩服，更何况对赵志敬？也是郭靖一时疏忽，未跟他详细说明全真派武功乃武学正宗，当年王重阳武功天下第一，各家各派的高手无一能敌。他自己所以能胜诸道，实因众道士未练到绝顶，却非全真派武功不济。可是杨过以定郭靖夫妇不愿收他为徒，便胡乱交给旁人传艺，兼之亲眼见到群道折剑倒地的种种狼狽情状，就算郭靖解释再三，他也是决不肯信的。这时他见师父脸色难看，心道：“我拜你为师，实是迫不得已，就算我武功练得跟你一模一样，又有屁用？还不是大脓包一个？你凶霸霸的干么？”当下转过了头不答。

赵志敬不怒，嗓门提得更加高了：“我问你话，你胆敢不答？”杨过道：“师父要我答什么，我就答什么。”赵志敬冲他出言顶撞，怒气再也按捺不住，反手挥去，啪的一声，顿时将他打得脸颊红肿。杨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拔足便奔。赵志敬追上去一把抓住，问道：“你到那里去？”杨过道：“快放手，我不跟你学武功啦。”

赵志敬更怒，喝道：“小杂种，你说什么？”杨过此时横了心，骂道：“臭道士，狗道士，你打死我罢！”当时对师徒之份看得最重，武林之中，师徒就如父子一般，师父就要处死弟子，为徒的往往也不敢反抗。杨过居然胆敢辱骂师尊，实是罕见罕闻的大逆不道之事。赵志敬气得脸色焦黄。举掌又劈脸打了下去。杨过突然间纵身跃起，抱住他手臂，张口牢牢咬住他的右手食指。

杨过自得欧阳锋授以内功秘诀，间中修习，已有了一些根底。赵志敬盛怒之下，又道他是小小孩童，丝毫未加提防，给他紧抱狠咬，竟然挣之不脱，常言道十指连心，手指受痛，最是难忍。赵志敬左手在他肩头重重一拳，喝道：“你作死么？快放开！”杨过此时心中狂怒，纵然刀枪齐施，他也决意不放，但觉肩头剧痛，牙齿更加用劲了，咯的一响，直咬抵骨。赵志敬大叫：“哎唷！”左拳狠狠在他天灵盖上一锤，将他打得昏了过去，这才捏准他下腭，将右手食指抽了出来。但见满手鲜血淋漓，指骨已断，虽能续骨接指，但此后这根手指的力道必较往日为逊，武功不免受损，气恼之余。在杨过身上又踢了几脚。

他撕下杨过的衣袖，包了手指创口，四下一瞧，幸好无人在旁，心想此事若被旁人知晓江湖上传扬出去，说全真教赵志敬给小徒儿咬断了指骨，实是颜面无存，当下取过一盆冷水，将杨过泼醒。

杨过一醒转，发疯般纵上又打。赵志敬一把扭住他胸口，喝道：“畜生，你当真不想活了？”杨过骂道：“狗贼，臭道士，长胡子山羊，给我郭伯伯打得爬在地下吃屎讨饶的没用家伙，你才是畜生！”

赵志敬右手出掌，又打了他一记，此时他有了提防，杨过要待还手，那里还能近身？瞬息之间，被他踢了几个筋斗。赵志敬若要伤他，原是轻而易举，但想他究是自己徒弟，如下手重了，师父师伯问起来如何对答？可是杨过瞎缠猛打，倒似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一般，虽然身上连中拳脚，疼痛不堪，竟丝毫没退缩之意。

赵志敬对杨过拳打足踢，心中却是好生后悔，眼见他虽然全身受伤，却是越战越勇，最后迫于无奈，左手伸指在他肋下一点，封闭了他的穴道。杨过躺在地上动弹不得，眼中满是怒色。赵志敬道：“你这逆徒，服不服了？”杨过双眼瞪着他，毫无屈服之意。赵志敬坐在一块大石上，呼呼喘气，他若与高手比武过招，打这一时三刻绝不致呼吸急喘，现下手脚自然不累，只是心中恼得厉害，难以宁定。

一师一徒怒目相对，赵志敬竟想不出善策来处置这顽劣的孩儿，正烦恼间，忽听钟声铿锵响起，却是掌教召集全教弟子。赵志敬吃了一惊，对杨过道：“你若不再忤逆，我就放了你。”伸手解开了他穴道。

那知杨过猛地跃起，纵身扑上。赵志敬退开两步，怒道：“我不打你，你还要怎地？”杨过道：“你以后还打我不打？”赵志敬听得钟声甚紧，不敢耽误，只得道：“你若是乖乖地，我打你作甚？”杨过道：“那也好。师父，你不打我，我就叫你师父。你再打我一记，我永不认你。”赵志敬气得只得苦笑，点了点头，道：“掌教召集门人，快跟我去罢。”

（香港）金庸《神雕侠侣》

郭靖见双方又要争竞，正色说道：“过儿，你可要立定脚跟，好好做人，别闹得身败名裂。你的名字是我取的，你可

知道这个‘过’字的用意么？”

杨过听了这话，心中一震，突然想起童年时的许多往事，想起了诸般伤心折辱，又想：“怎么我这名字是郭伯伯取的？”

郭靖对杨过爱之切，就不免求之苛，责之深，见他此日在群雄之间大大露脸，正自欣慰无已，却突然发觉他做了万万不该之事，心中一急，语声也就特别严厉，又道：“你过世的母亲定然曾跟你说，你单名一个‘过’字。表字叫作什么？”杨过记得母亲确曾说起，只是他年纪轻轻，从来无人以表字相称，几乎自己也忘了，于是答道：“叫做‘改之’。”郭靖厉声道：“不错，那是什么意思？”杨过想了一想，记起黄蓉教过的经书，说道：“郭伯伯是叫我有了过失就要悔改。”

郭靖语气稍转和缓，说道：“过儿，人孰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是先圣先贤说的话，你对师尊不敬，此乃大过，你好好的想一下罢。”

杨过道：“若是我错了，自然要改。可是他……”手指赵志敬道：“他打我辱我，骗我恨我，我怎能认他为师？我和姑姑清清白白，天日可表。我敬她爱她，难道这就错了？”他侃侃而言，居然理直气壮。郭靖的机智口才均是远所不及，怎说得他过？但心知他行为大错特错，却不知如何向他说清楚才是，只道：“这个……这个……你不对……”

黄蓉缓步上前，柔声道：“过儿，郭伯伯全是为你好，你可要明白。”杨过听到她温柔的话语，心中一动，也放低了声音道：“郭伯伯一直待我很好，我知道的。”眼圈一红，险些要流下泪来。黄蓉道：“他好言好语的劝你，你千万别会错了意。”杨过道：“我就是不懂，到底我又犯了什么错？”黄蓉脸一沉，说道：“你是当真不明白，还是跟我们闹鬼？”杨过心

中不忿，心道：“你们好好待我，我也好好回报，却又要我怎地？”咬紧了嘴唇却不答话。黄蓉道：“好，你既要我直言，我也不跟你绕弯儿。龙姑娘既是你师父，那便是你尊长，便不能有男女私情。”

这个规矩，杨过并不像小龙女那般一无所知，但他就是不服气，为什么只因为姑姑教过他武功，便不能做他妻子？为什么他与姑姑绝无苟且，却连郭伯伯也不肯信？想到此处，胸头怒气涌将上来。他本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偏激刚烈之人，此时受了冤枉，更是甩出来什么也不理会了，大声说道：“我做了什么事碍着你们了？我又害了谁啦？姑姑教过我武功，可是我偏要她做我妻子。你们斩我一千刀、一万刀，我还是要她做妻子。”

这番话当真是语惊四座，骇人听闻。当时宋人拘泥礼法，那里听说过这般肆无忌惮的叛逆之论？郭靖一生最是敬重师父，只听得气向上冲，抢上一步，伸手便往他胸口抓去。

小龙女吃了一惊，伸手便格。郭靖武功远胜于她，此时盛怒之下，更是出尽全力，一带一挥，将小龙女抛出丈余，接着手掌一探，抓住了杨过胸口“天突穴”，左掌高举，喝道：“小畜生，你胆敢出此大逆不道之言？”

杨过给他一把抓住，全身劲力全失，心中却丝毫不惧，朗声说道：“姑姑全心全意的爱我，我对她也是这般。郭伯伯，你要杀我便下手，我这主意是永生永世不改的。”郭靖道：“我当你是我亲儿子一般，决不许你做了错事，却不悔改。”杨过昂然道：“我没错！我没做坏事！我没害人！”这三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铿然有声。

厅上群雄听了，心中都是一凛，觉得他的话实在也有几



分道理，若是他师徒俩一句话也不说，在什么世外桃源，或是穷乡荒岛之中结成夫妇，始终不为人知，确实与人无损。只是这般公然无忌的胡作非为，却是有乖世道人心，成了武林中的败类。

郭靖举起手掌，凄然道：“过儿，我心里好疼，你明白么？我宁可你死了，也不愿你做坏事，你明白么？”说到后来，语言中已含哽咽。

杨过听他如此说，知道自己若不改口，郭伯伯便要一掌将自己击死。他有时虽然狡计百出，但此刻却又倔强无比，朗声道：“我知道自己没错，你不信就打死我好啦。”

郭靖左掌高举，这一掌若是击在杨过天灵盖上，他那里还有命在？群雄凝息无声，数百道目光都望着他手掌。

郭靖左掌在空际停留片时，又向杨过瞧了一眼，但见他咬紧嘴唇双眉紧蹙，宛似他父亲扬康当年的模样，心好一阵酸痛，长叹一声，右手放松了他领口，说道：“你好好的想想去罢。”转过身来，回席入座，再也不向他瞧上一眼，脸色悲痛，心灰意懒已到极处。

小龙女招手道：“过儿，这些人横蛮得很，咱们走罢。”她可丝毫不知适才杨过生死之际间不容发。杨过心想：“横蛮”二字的形容，确甚恰当，大踏步走向厅口，与小龙女携手而出，到庄外牵了瘦马，径自去了。

〔香港〕金庸《神雕侠侣》

当晚两人在一座小的一家客店中歇宿。鸠摩智命店伴取过纸墨笔砚，放在桌上，剔亮油灯，待店伴出房，说道：“段公子，小僧屈你大驾北来，多有得罪，好生过意不去。”段誉道：“好说，好说。”鸠摩智道：“公子可知小僧此举，是何用